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二十五
　　　　　六

震澤集卷二十五

明 王鏊 撰

行狀

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禄大夫少保諡文毅

倪公行狀

曾祖諱德潤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曾祖

妣孫氏贈夫人

祖諱子安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暑氏贈夫人

考諱謙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妣姚氏繼妣郭氏贈夫人

倪世家淛之錢塘國初以閭右徙京師故今為應天上元人公之考文僖公在翰林久未有子被命祀北嶽因禱焉母姚夫人夢神人緋袍幞頭入寢驚寤生公因名岳字舜咨壯而瓌偉身長七尺神采瑩然玉立山峙見

者異之天順甲申登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録秩滿遷侍讀選充經筵講官被命編緝文華大訓時翰林預者三四人而已書成進翰林院學士選侍皇太子講讀遂拜禮部右侍郎仍充經筵講官憲宗賓天充山陵使弘治初將升祔憲宗孝穆太后將祔享詔廷臣議其禮言人人殊公言國朝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之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迭遷今憲考升祔則懿祖神主當祧

宜於太廟寢殿之後畧彷夾室之制别建一殿殿九室以藏祧主每歲暮時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别廟章獻章懿俱建奉慈殿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别為一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從之上初即位言者坌集皆下禮部議擬多出公手遂釐正京師諸神祠淫名侈費裁革殆盡時議者又

欲改定孔廷從祀諸賢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
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
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
用尚多其說則何可盡廢七十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
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可臆定於是咸仍舊時以災
異求言公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匱民日貧宜務節
儉以為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封日
以增加更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為民近

歲書事者率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减齋醮省供應罷營繕上嘉納焉宗室冗官二議雖格識者韙之進禮部尚書時年始五十會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番僧領占竹公言占竹僭侈爲異端首先賜罷黜中外稱聖今一旦召復之豈

不為聖政之累時西域胡人從海道進獅子公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為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有旨還之先是四方奏報災異禮部率類其凡歲終一復以為故事公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懇為上言之知弘治九年貢舉公凡三知貢舉防範嚴密如帖圖編號每因舊法出新意後遂不可易改南京吏部尚書太子少保時議謂不宜處之散地會考覈在京諸司公

於南畿所黜凡若干人衆稱明允改兵部尚書參贊守備修舉兵政㡯弊盡剗召拜吏部尚書公性善知人凡用人之際斟量均停雖不破資格而於資格之外每有羸縮弛張必各當其才滿其量大要則以抑僥倖褒恬退振滯淹為主故除目一下中外噭號稱快以為數十年來未有也中貴人送真武像於武當山道路騷然公復倡諸大臣抗疏諫止以弘治十四年十月九日終於京師之官舍春秋五十有八訃聞上賜寶鏹萬緡為治

斂具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諭祭者四遣官營葬給
舟車傳送還其鄉先夫人盧氏繼夫人袁氏皆無子以
弟子霦後公自在翰林則留心世務中外利害罔不諳
悉每大廷集議衆相視莫發公氣須高岸衆多唯唯以
從時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
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賈輕今稍增之民不病
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
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

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令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令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公每為文援筆立就吏抱案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搆者不能及而法家老吏亦不能增損也

鏊與公同在翰林猶未知公及承乏吏部同事頗久見其識之開敏氣之超邁自恨知公之晚也因其弟郎中阜之請銓次治行之大者為狀上于國史氏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傅公行狀

曾祖諱原顯妣黎氏

祖諱汝器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劉氏贈淑人

考諱邦本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妣簡氏

贈淑人

傳之先系出湘潭唐廣明之亂始徙清江之石頭宋紹興間有為經量隅官者諱彦升又徙新喻之黄塘又四世諱某遷里之小水自量隅至公葢十四世矣公諱瀚字曰川少頴秀拔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傳則往往推究奥義人多奇之癸未會試科場災寢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今愈矣其年八月中會試甲申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憲

宗一日於内得古帖斷爛不可讀命中使持至内館適
公在直次為韻語須臾授中使以復上大悅有珍饌法
醞之賜九載進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日侍今上于春宮
遷左諭德兼檢討充經筵講官及東宮講讀官今上嗣
位以舊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經筵講官兼日
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雍容上每注聽
焉憲廟實録成進太常卿兼侍講學士久之遷禮部右
侍郎會南都缺叅贊僉舉尚書倪公公言倪之才何可

寘之南或謂倪往公不當次進乎公曰吾知爲國遑恤其他初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公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祀孔子廟廷言者因謂羅從彦李侗亦當從祀公言二子著述眎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知已未貢舉周密詳慎宿弊頓清俄以本官兼翰

林學士掌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裁庚申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異公因疏言方今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庶民困苦可蘇時陜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事如敬天勤民法祖修悳汰冗官罷工役減齋醮省上供尤拳拳焉奏留中公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謂當如拯溺救焚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回天意哉疏上報可

陝西守臣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為傳國之寶復出也公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受命在悳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為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之璽傳之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於彼哉上迺以其璽屬庫吏以足疾在告上數遣醫來視而乞致仕不允公雖在告日理部事不息或勸少輟公務頤養心神公曰吾受上知遇辭祿不可辭位不可職

事在吾其敢自佚一日謂子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視吾疾壬戌二月二十日殁于京師之館舍上賜寳鏹為治歛具贈太子太保謚文穆諭祭者三給舟車遣官護行為營葬事公好學力行老而彌篤平生著述粹然一本乎理書瀏逎麗有晉人風韻弟潮亦工書瀏時稱一家二妙公性縝密有矩度事必思而後行平生涉歷聞見隨手籍記人有遺忘者公必歴歴指陳其在上前雖舉歩後先高卑輕重疾徐毫髮皆可較勘金谿徐

公在部事一仰於公司屬案呈必目問曰傅先生以為如何聞人有善汲引如不及故人邑子館之如歸有客死者賙給歛葬務令得所嘗曰應事接物以身體之則無不當故自號體齋云春秋六十有八先娶李氏繼胡氏子男二長元以蔭補國子生中順天鄉試予公所取士也辱公知最深且久而亦自謂頗知公一二故僣為之狀上于太史氏

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謚康敏白公

行狀

公諱昻字廷儀姓白氏白之先有諱繼昇者宋季自洛陽來徙常州之晉陵國朝洪武初復徙邑之採菱港曾祖諱均禮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祖諱思恭考諱河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某氏母某氏累贈一品夫人公天順丁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改刑科給事中成化戊子轉左旋陞都給事中歷陞應天府丞南京大理寺少卿南京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南京兵部右侍郎户部刑部左侍郎署掌都察院事右副都御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東宫出閣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初公為給事中劾户部尚書張鳳不瀍自南京逮至詔獄已而釋焉成化初邊警屢至經筵少輟公言帝堯不以洪水之災而輟明峻德太王不以昆夷之侵而殞厥問聖德修則邊患息矣時有黃霧之災公上言六事大畧謂陛下即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絶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自如嘗

禁權豪不得種鹽矣不得求地矣京城内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為衰止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要務會監察御史謝文祥得辠公率僚屬言文祥雖涉狂妄然其心則無他因而竄逐則忠良喪氣直士杜口恐非社稷之福也丞應天興學校抑彊植弱所定義役至今以為法會劇寇劉通出沒海上東南騷然公以都御史調士卒遠近皆會截其要路賊大窘公廼宣布威信通挺身納欵公於太倉學宮受之諭以

禍福出于至誠通感泣迺縱之歸歸卒其餘衆以降執通送京師餘縱不問東南晏然復奏沿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應援又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為定式鳳陽皇陵幷白塔壽春墳圯公以兵部右侍郎與平江伯陳鋭等治之時東南歲歉而興大役民以為憂始賦工者計費當若干萬期以七年公二年而竣且以餘財賑濟民忘其歉河决金龍口將潰運道公以河故道入渦者今不可復尋迺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築長堤以防張

秋之決又自中年決口至尉氏縣下頴州經塗山仍歸鳳陽合淮入海築汴堤高卑廣狹樹之萬柳以固堤又命郎中婁性於宿州濬古睢河入運河以分徐州之勢主事謝緝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堤運河自魚臺至德州自德州至吳橋復脩古河堤東平至興濟作減水河一十二道大青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盈則泄縮則潴以濟運河由是河漸復故道漕運無虞高郵湖善覆舟公議開複湖於東岸以避其

患亘四十餘里時議者多不便公執之堅至于令舟行往來免風濤之患人名曰白公堤其在都察院以為朝廷之耳目凡御史出廵必令詢訪所屬廉污勤惰才鄙狀以報因以所報真偽為御史升黜又言方今天下衛所士卒十去其五所司侵牟弊孔百出宜預覈尺籍定數使較然畫一俾清戎御史案籍搜考庶絕詰擾欺遯之弊又言天下奏報災荒多不實或以荒為稔以稔為荒其弊實多宜令御史劾實天下田數高下之則藏之

官旱則蠲高水則蠲低庳其弊可絶咸見納焉其在刑部一以矜恤為心甞自誦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又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温故凡情可矜疑者多得平反御史李興以酷暴處死無敢言者公曰不可使朝廷有殺諫官之名迺率衆大臣上言興固可辠然所致死皆有辠興而處死則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興得免死公甞患條例繁多吏得下上為奸迺芟複離庬定為若干條奏頒之内外官司守以為灋於是灋令始一矣公

立朝不為激切之行議論每依於忠厚善裒高益卑因事為功平居恂恂若無能臨事決機應變無所凝滯不為崖岸表襮上自王公貴人下至輿皁無不得其讙心每五更趨朝退食公所治事晚罷衙應接賓客高卑遠近纖巨各當其分終無倦色居官四十餘季未嘗嫉怨於人人亦無怨之者已未以病在告屢乞致仕不允𬲮屢上上察其情懇迺允之進太子太傅賜璽書有身名俱全始終無憾之語仍令馳驛以歸給月俸輿皁以優

老公歸不問時事園亭賓客極一時之盛繪圖賦詩以
傳癸亥七月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九夫人蔣氏公雖位
極公孤而左右無媵妾白髮相對儼然如賓子三長埈
例授浰江都指揮同知次圻户部郎中季坊鄉貢進士
公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氏夫人有疾每夕稽顙北
辰既而果差念弟昪蚤世恤其二孤訓迪備至以潔充
書算垣為太學生近制三品以上得遣一子入太學公
舍其子而與姪人尤難之在兵部時則推范文正之遺

意置田若干畒以贍其族貧者或給之畊具立義學二一集族之稚為正字畫句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歳時三祭自始祖以下咸預畢讌長幼因而合族又設藥局儲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白氏自公之王考卒官教諭伯父瑜禮科給事中兄玢南京尚寶卿弟晟南京太僕寺丞姪坦南京刑部員外郎金戸部員外郎家世之盛近世未有鼇自童子則受知于公立朝二十餘季公待之如友頃過常州相見舟次自若

也未幾而其子圻奔訃于吳且求為狀鏊方銜哀墓次日理窀穸言安能文而公之知不可負也為撰次族出歷官行治為狀立言君子尚有取焉

表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墓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諱瑜字達美其先晉陽人相傳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諱英洪武初官松江上海之烏泥涇稅局因占籍為上海人大父諱以忠考

諱昭以公貴累封中議大夫贊治尹衢州知府公姿頎瓌偉有竒氣為詩文援筆立就登景泰辛未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知淛江衢州府九秊擢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遷山西布政使改雲南布政使未幾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甘肅公之守衢也詢民間利病以次行罷衢人大說會歳久旱且疫公還自朝覲即抵城隍祠宿為文以禱三日雷雨大作其後凡值旱公禱輒應吏民相與勒石於周宣靈王廟碑孔氏祭田奪於

民公以俸贖還之俾孔氏世供祀衢號健訟公决斷如神數辯疑獄遂無敢欺者去衢人為立生祠以祀在湖廣城京山堤襄陽河若干里置廣儲倉饑歲民不流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叅將田廣奏起故將許寧李璵邊人皆竦會中貴人以事諷公不從廣等從而媒糵之竟坐是劾去弘治五年詔復公故官致仕七年八月十八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二公娶尹氏封恭人某月日葬其鄉周涇之陽衢之父老及孔氏子

孫孥舟千里來哭公為政所至見紀唯不能順隨不克究其施然其愛在民其功在邊公論在士夫是其不可泯者乎吾故為表之以示唐之子孫且以示後之人

贈孺人李氏墓表

於戲人子之至痛有之矣往而不返者是也事親之謂也於戲人子之至願有之矣死而不亾者是也顯親之謂也自孔子論孝以繼志述事立身行道為大而記禮者以幸哉有子使人稱之為難則後之所謂孝其亦可

知已蓋往而不返者既無如之何死而不亡者則猶可致力焉亦人子所恃以自慰焉者也戶科左給事胡君易自狀其母李孺人之行於翰林王某曰胡與李皆寧都巨姓先給事恕齊府君少孤煢煢無倚先孺人年十九來歸或勤畊讀於外或務織絍於内茹辛飲澹銖積寸纍先孺人約其身則簪珥之飾不敢聚而有也竭其力則烹餁之勞不敢委而辭也積二十年未嘗有誶語之聞頩色之見家以日裕漸買田築室以居而先孺人

下世矣先孺人孝於事姑則甘毳之奉有必嘗嚴於教子則夏楚之威有不假蒸嘗之饋必潔以虔賓客之奉必精以腆推其孝姒娣姑妹待之皆得其懽心推其嚴僮僕媵妾使之皆有法式先孺人之賢何如也賢如是壽止三十有八而已先孺人之存無以養今幸有官有俸而無所於養臯魚之泣仲由之傷其何能忘予聞其言而悲之易任給事之三季朝廷以為能舉其職詔寵嘉之龍章錦橐賁及泉壤若是乎其可謂不亾者矣其

亦可以稍慰焉者矣易弘治庚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改吏科遷户科左給事中廷論侃侃屢入詔獄不懟不沮予觀朝廷襃嘉之典貤其子職之卑崇易之自立有不變焉則它日襃榮其親將必有加乎所以顯其親者將必在是矣乎孺人之卒以成化乙酉十二月六日其葬以卒之明秊某月日墓在寧都迴田逕之原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表

楊世家麻城有諱悳言者仕元為百戶領軍莅蜀因家

忠州之酆都至君五世矣君諱大榮字崇仁登景泰庚午四川鄉試天順丁丑進士酆都故無舉進士者士子誦習舊文而已君始自出一家機軸作為文章聯收科第酆人始知嚮學君以進士授大理寺右評事讞獄明允盧陵王恭毅長大理所屬無當其意者顧獨才君成化初詔大臣各舉所知恭毅以君名上遂擢江西按察僉事會寧縣羅萬珪等殺將吏將陷城邑衆愕眙無所出君督甲士擒萬珪等七十人餘孽出没南昌君戒其

下密捕獲五十二人又擒盜顧原一等三十五人脅從者一無所問南昌有盜入權貴家弗得執平民數十人在獄君悉驅出之曰無以民命事權勢衆不謂然未幾盜得衆乃服九江指揮李貴嗛百戶田春嗾盜染春御史鍜成之春自誣服君知其寃狀固爭之御史曰案成矣君為疏其寃狀於朝春等十七人皆得釋江西俗健訟所至牒盈庭君擿案剖决各厭其意而去同列有忌之者媒孽於當道君因自劾去吏民數千遮道乞留當

道方思還之君曰尚可仕也乎哉竟去不顧弘治甲寅八月日卒年七十有三君博學能文喜為詩吏事尤所長也顧以剛直不能與世俛仰坐是齟齬官不甚遂其平生才志有不盡施者乎治天下者常患無才而士之抱才者常患於不用用矣復不盡此世之所同惜也君之子孫多且賢孟瑛以進士為刑部主事文學政事逈出輩類於戲君可謂有後矣其所未施者將亦有時而行乎君之世家行歷吏部侍郎吳公已誌之予獨書其

大者揭之墓上昭示蜀之人墓在鄞都龍亭山之原葬之日為弘治八季月日

劉驛丞墓表

於戲士果弗係於地乎其有養焉不必縫掖也其有施焉不必徹官也予於赤城丞劉君之事有感焉故為表其墓劉氏其先興國永興人五世祖珉一徙家蜀巴縣之得義鄉祖昇丹陽丞君宣德中侍丹陽於官邸日閑門讀書還蜀隱居教授會邑大夫田春以君能書請為

掾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田深器之久之得丞台州之
赤城驛君雖為小官而以清白自將遇事開敏無滯兵
部侍郎阮公勤時守台每屬縣闕必以委君嘗署臨海
嚴不苟寬不縱一時縉紳咸為詩詞之曰垂裕集謂君
當必垂裕於後也子規幼則遣從名士游間得古今文
字之美者必手録以示曰為文當如是及規登進士知
餘姚仍以愛民理刑防奸事上蒞下興革利害條析為
書曰為官當如是及規為政有聞君曰吾可以止矣遂

乞致仕歸君固能官又喜賦詩詩往往有出人語故名人無弗與交抵家未幾甲午六月卒春秋五十有九葬邑之柳市里配楊氏丙辰九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八十有二規以進士知餘姚改麻城官至御史孫男四相春台者歲丙午春四川發解第一及第入翰林已酉台發解又第一丙辰復登進士予竊偉之曰劉之先其有積德乎及聞御史君以直道不容去曰固宜有之乃今又得赤城之事溷而能潔卑而能施於戲是其無裕於後

者乎而亦豈止是哉傳有之德遠而後興故予書其事俾歸碣諸墓以闡君之幽且示蜀人俾有勸焉

蕃育署尹君母丁氏墓碣

上林苑監蕃育典署澄江尹達為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公之長子母曰丁氏公之元配曰曾夫人夫人久未有子嘗至平原聞丁氏之女則賢也為公納焉秀朗明慧姑太夫人繼姑劉夫人性不同而皆能順適其志能以禮下曾夫人夫人安焉遂以家政委

之知其能任也事公凡四十餘年遇姻族奉賓祭教子姪咸中矩度子男三達達通孫男十二弘治丁巳十月一日卒于逢原里時劉夫人方臥病聞因欷歔而逝君子以是知丁之能娟也是歲十二月六日葬三顧山峰之原達將奔喪歸泣曰達非敢表於墓也然子之心有不釋焉唯執事哀之為書族里子姓生卒季月於石可不可乎予曰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蓋承祀之重也尹氏族望澄江世有令聞至公遂登三事賛元經體

可謂盛矣其承祀不尤重乎今三子競爽孫曾玉立尹之益大將在是乎而皆丁焉自出其亦有功於尹矣傳曰母以子貴非是之類歟況其行有足書者乎固不得而没也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表

上之十二年詔大臣各舉其屬才行卓絶者將不次用之於是兵部尚書鈞陽馬公舉其屬武選郎中陳君愷可備方岳之任既又謂若君者不宜寘之外故所舉率

多遷擢君獨遲遲焉蓋有待也而君一旦暴疾以卒君
諱愷字企元蘇之太倉人成化戊子占應天鄉試會試
累不第至甲辰始登進士弘治戊申授武選主事歴員
外郎郎中前後十四年不離武選武選固劇司怨叢勢
軋君一意奉公杜門自守時議謂武爵以世坐耗天下
宜以漸消之若為法曰凡繼絶者不得以旁支犯姧盜
褫職者不得襲則漸消之術也君謂支庶繼絶所從來
久一旦革之物情將大駭且後人罹法如前之功何哉

於是白之馬公會校情法詳酌其中凡同宗出自立功者襲餘則否作姦褫職者本支則坐屬從降二者謂得調停之宜他如徼寵濫功一切繩以文法或齟齬終不假借君守既定物情迎戢蓋其任也久久則精而度弊盡絕其守也堅堅故一而私謁不行一時武選稱得人大司馬特信之任之舉之謂其必將遠到也而忽焉以霣於乎其可哀已君無子遺言以從弟胥之子莊後某季月日葬於州西門姚涇之原君年六十不可謂夭

也位至大夫不可謂不遇也得人焉為之嗣不可謂無後也而縉紳士猶為之齎咨悼惜雖君之心其亦有不自得者乎予固悼惜君者既不能使君顯於時特撰次其行表諸墓道以慰君於幽庡不泯於後乎

石田楊君墓表

予預考丁未會試得一卷爔然有煇慈谿楊子器名甫也予奇焉後名甫知崐山籍甚有聲知常熟又有聲道路至傳其政以為美談且以為古循吏復出也予滋奇

焉他日以問名甫名甫曰不肖何能爾不肖之至於斯也先府君石田之教也時石田之卒葬且十秊矣名甫遂言曰先君孝友天植接人和持身嚴遇利便輙推與人人犯之卒不校於經子史要語略皆成誦上口教授於鄉務以勤苦自厲故號曰石田耕叟教其二子曰吾楊氏世清白相傳吾無以貽爾唯成爾器致爾用因以製二子名及迎養於崑稍致旨甘則推去之曰吾聞以善養不聞以冨養居二秊不妄接一人一物不苟取縣

門外未嘗有行跡焉及疾革戒子孫勿哭以亂吾正性
衣衾棺槨勿求過美勿泥風水求葬地其始終之際如
此於乎其幾於有養者乎先府君之教不肖固曰成爾
器致爾用亦冀有一日之顯也觀今之仕宦者往往得
褒封之典榮其親而不肖獨莫之及也先府君莫之待
也不獲顯於今又將泯沒於後不肖重有罪焉墓上有
石得一言以表之庶潛德之卒有聞也敢以累於執事
矣予曰諾然吾聞古人之顯親有無待乎外者子之親

當自知之又何有不足者乎且善無隱而弗彰吾知子之親終必顯也乃為論次其世裔碣諸墓上君諱禄字履翁其葬為某年月日

黄和仲墓表

士或負才行名一時而終身不獲遇焉者有之矣其可惜也予所知者三人焉洞庭吳鳴翰長洲皇甫成之與黄君和仲三人者吳工詩皇甫工書君深於經學而篤於行三人者蓋非特一方一郡難之以予所見求之天

下亦未多得焉而舉於鄉每上輒北偃蹇庠序幾二十
季吳與皇甫皆不及貢以卒黄君者以貢上太學待次
銓部又十餘年且有官矣至于京被病還至德州卒於
乎其豈非命耶君諱篪和仲字世家吳閶門之南濠父
祖以來皆不仕君少游郡庠治蔡氏書從令閣學吳公
游號入室弟子為文詞沖澹有理致事繼母以孝聞雖
見詆呵而孝益敦以父命析煙悉讓產業之美者予其
兄與人交坦坦然傾倒底裏蓋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

於乎以君之才且賢也而不獲一第不沾一命以卒雖士之所以自立者有不在是而天之報於人者何若是耶夫士固有抑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則一時之榮觀不足言矣彼二君者或以書或以詩後世當有自是而知焉若君養於中弗彰乎外富於已未施於人後世其亦有知之乎其無有知之乎予故為表于墓㡳以永君之譽

震澤集卷二十五

震澤集卷二十六

明 王鏊 撰

表碣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予觀公孚平居恂恂非禮弗踐呐呐然言不出諸口至其居官所至輒闢年未至一旦毅然去之世所謂勇者或未能焉於乎可

不謂賢乎予以是知孟子之言不誣也君諱淳公厚字光之先自汴扈宋來家於蘇三傳為良器仕宋提刑司㸃檢曾祖諱義皇湖廣布政司經歴祖安禮貴州布政司左叅政考忠君以景泰癸酉占南畿鄉試會試名在乙榜授浙江之平陽縣學教諭以憂去改任濟之霑化考最擢知廣信之鈆山又以憂去改知廣平之永年在平陽以身為教隆冬盛暑冠服坐堂上召諸生講授親為筆削經義夜則廵行各舍聞書聲或見燈燭光則召

加奬勞情者斥之於是諸生奮勵人才輩興平陽法食
浙鹽而民資閩鹽以生不禁則戾法禁之則生亂君於
是潤畧苛峻視鹽多寡令輸粟於官為凶歲備又請漕
他郡粟以實倉庾於是官儲充民用足歲旱出禱三日
雨閩縣雹足而隣境旱如故民歌謠之永年民無宿儲
值水旱輒攜妻子去其鄉所遺田稅則里甲代輸故去
住俱困君榜招歸之約蠲其力役若干年禁里胥不得
侵牟流者復歸不歸者計其田分隷土著民兩便之年

五十有七慨然曰吾其歸哉遂移病不治事當道不許再疏於朝乃得可歸吴闔門自守居守者莫或睹其面年七十有八得疾則却藥不御盥櫛賦詩而逝寔弘治巳未七月日也以庚申正月日葬吴縣薦福山之原配鄭氏子男四榕樸樾楠樾鄉貢進士孫八人君色温氣莊不為矯詐嶢絶之行取予進退之際尤不苟雖致政歸猶為學者指授經義婚喪冠祭必依古昔於乎其可謂篤行君子矣乎而世莫之知也予少辱公知且知公

為深故為碣于墓上以示鄉之人

趙處士墓表

吳有奇士趙姓諱同魯字與哲年八十有一弘治十六年九月九日卒某年月日葬長洲縣趙墓先塋予表其墓曰宋熈陵第八子恭肅王元儼之後有南陽侯仲曠與其子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士翾隨宋南渡家于睦武節之子義郎不玷監浦江税因家浦江元季有諱良仁者朱彥修高第弟子所著有天人交氣圖張士誠

召之始來居長洲之金莊良仁生友泰友泰生季敉季敉生處士自元至今趙氏爲庶而業儒攻文不衰處士偉軀幹志氣高邁自六經諸子至天文地理黄帝岐伯神仙養生之説靡不涉獵爲文下筆數千言滔滔莫禦身居田里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害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衺巡檢者誣民爲盜處士諭之百方不聽乃曰若解盜將安之于縣于府于院我必隨之衺乃止有王御史者理軍籍吳下鍛鍊齊民以足

其數處士爭之曰軍以衛民也今誣民爲軍軍足民亡何益王爲霽威每遇飢歲則預陳拯濟方于郡邑大夫辛丑大飢以郡邑無足語者乃爲書詣金陵上巡撫三原王公大要言宋元時蘇郡歲入苖爲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至國朝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地昔之地也何加多如是況今年積雨爲害吳幾爲沼而徵科不止民其若之何王公讀之甚賞其文而無意於蠲稅書至再上三上不得已許減稅銀若干且欲薦于上亦

不果近歲論東南水患起於常熟之白茆港開白茆則水患衰堤崑山之沙湖則盜賊息而處士已言於數十年之前矣於戲處士固未嘗有一命之寄也論及世事感激奮發使其食君之禄立乎人之朝其所建白豈止是乎尚肯脂韋突梯觀望上下若世之患得患失者乎惜乎其不遇也吾故表之以告夫有位者

錢隱君墓表

君諱腴字時用年六十有八病且殆則命遷卧于正寢

戒婦女勿得跡左右治喪不得用浮屠人謂君能以禮正終焉夫所謂正終者非必曰終之以禮也終而以禮則所存將無非禮矣此聖賢之所慎也此隱君之行所以為可表也錢氏相傳出吳越武肅王鏐宋時有端問者以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因家長洲之漕湖君生博物洽聞敦行孝友景泰中歲飢而甘旨之奉日腆考友竹春秋高矣不知歲之歉也侍繼母朱疾日以温言慰藉朱安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伯兄時澤卒字其孤有加

事寡姊如事兄與室人陸氏相待如賓焉君為學特長於史尤喜為詩所交多一時聞人邪妄之說未嘗出諸口客有談鬼神幽怪者則正色曰世豈無明者可言長子賢授以詩次子貴授以經學貴占應天戊午鄉試知名於時君晚居一室扁曰勤軒蓋以學自勵也予觀近世之學率以取科名科名既得則曰吾無事於此矣君於學非有所求也至老而不厭於禮也濱死而弗忘可不謂賢乎予故為表于其墓上君卒以弘治甲子三月

十有八日其葬以十一月十六日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雖然于心有不安焉亦不得而是也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雖然于心有不安焉亦不得而非也心之所安者何安於理而已矣理有慒於衆之所同而發于一人之獨見天下後世翕然從之者有之矣又可謂今之世無其人耶雖其所至不能無高下淺深要亦自信其心而非茍然者若吾茂卿

者可不謂難乎茂卿諱承芳李姓世為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副君負高志在大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為務敢為危言激論常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甚者儒先註疏欲一切廢弃抹煞直探孔子孟軻之奥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羣咻衆訕指以為狂為惑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弟世卿講道于黄公山蔬食屢空兄弟相顧自得也若君非所謂負獨知之見者耶能自

信其心卓然自立不顧流俗之非笑者耶求合乎義不求合乎人求信于後不求信于今者耶君歸八年弘治十六年五月卒某年月日葬蒲圻烏石湖之旁世卿少亦同舉于鄉後徒步萬里從白沙陳先生游不復舉進士兄弟之間自相師友云至是世卿命其徒蕭生自楚之燕自燕之吳求予文碣諸墓既又遣其二子敎整自楚來速於戲君之自立高矣奇矣予望之邈然莫能窺其所至又安以予文為雖然後千百年復有李茂卿首

出焉將必能知之故表

貞孝先生墓表

貞孝先生吳氏諱凱字相虞卒葬崑山之興賢里且四十年鄉之父老皆曰先生仕不遂而行甚高謀所以易名者初先生在娠而孤太安人哳哀茹辛且撫且教卒以有立及太安人春秋高懇疏乞歸養遂不復仕因相與謚曰貞孝而祀于學之鄉賢祠於是子愈歷官至河南叅政亦且致仕矣來言于鏊曰先公義行載於郡志

祀于學宮傳于鄉士大夫之口而隧首之文猶闕其不孝之責乎非公則誰屬焉按志先生生而穎異其少也里胥役之不受功而獨自奮於學問言于縣令令異之問以經義響應無窮立免其役而命為邑庠弟子貟時修永樂大典以工書被選還以貢上中順天府鄉試宣德五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既而改行在雲南司又改禮部主客司遂歸優游林下三十餘年成化七年七月十四日卒葬以十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五先生風儀

高朗擀守堅定曹州李公以都御史巡邊上奏曰崑山吳某抱才居散地宜不次召用不報其巡撫江南諸子出見撫之曰若父治獄陰德在人固宜有後乎葉文莊公昆愼許可至銘先生曰偉人也嘗言鄉里仕宦當以公為法其重之如此先生世家吳之崑山祖諱才不仕考公式贈行在刑部主事先生娶沈氏繼陳氏子三恩承事郎次德季愈即叅政孫男六曾孫男五初先生在刑部易上劇盜二人一瘐死一病且殆而誣引者六人

公念二盜死六人者終無以自脫乃哺而瘵之久之果獲眞盜六人得釋此曹州所謂隂德者也銘曰

噫嘻先生抱行孑孑少試而歸弗緇弗涅弗諧于時而契於義列祀易名維後之礪

漢陽府推官致仕劉府君墓表

吏而廉也其政循循則民之所蒙有不勝其惠者吏而貪也其政苛苛則民之所蒙有不勝其害者是故人情莫不愛廉而惡貪旌廉而黜貪而世之貪者何其多廉

何其少也廉吏蓋自古艱之而於今為甚故予於漢陽推官劉君用涵之卒特表之以為世勸君諱海用涵字少為郡諸生則已小心抑畏動循矩矱與其弟潮咸篤志力學學皆精思深造輩類推服舉於鄉數不利以貢入太學成化戊子始占南畿鄉薦試禮部復不利以銓次授湖廣漢陽府推官君性固畏慎及有官益以公勤清白自勵漢陽凡歲時令節屬縣輒餽儀物以為禮公府日用百須亦皆屬縣斂於民以供其來已久君一切

峻絶公衙屋壞不恐煩民自以俸資葺之嘗督運至陜先時督運者因而侵牟復稱貸以取於民君獨歸其羸六百金於官事仍克濟有惡少武斷為民厲上官欲生之君執不可乃賂以金玉器君盡以其器置之官庫竟按於法人甚快之按察使楊繼宗以風節聞天下君候之楊曰若非不愛錢劉推官乎褒奬備至及以母喪去官服除遂不肯起居吳日闔門卻掃人罕覿其面林太守庭㭿知郡日其族兄堪輿書曰郡中有趙清獻亦嘗

見之否乎堪蓋知漢川知君為深也劉之先有仕宋為黄州統領南渡時自汴徙建康統領生和甫元平江路榷茶提領始家于吳提領生長卿長卿生德讓皇沛縣教諭沛縣生中書舍人孟功中書生宗明君之考也吳下宦家簪纓世不絶者獨稱劉氏君娶欽氏子男三來隱槼女二來有學行而蚤死君哭之慟不數日亦卒正德辛未五月廿六日也年七十有四以明年十二月二日葬郡城西武丘之先塋予為之表曰廉吏漢陽推官

劉君之墓

華封君墓表

維華氏系出南齊孝子寶至南宋時自汴還家無錫其後遷於隆亭衍于堠陽望于鵞湖而今益振于塗林封君所從也封君諱莊字守莊考諱宗瓏妣鄒氏生子五人封君最季其所出曰朱氏微也故封君自幼行動不敢與諸兄齒别居塗林屋廬弊陋田園毀頹於鵞湖諸宗不敢望焉而旦夕省二親益以勤諸兄或陵之終不

較唯以力田勤家為務善自節縮衣食為儉約家以日
饒民有負其租不時納益緩之或值水旱盡捐之民戴
其惠輸之無後者遣其子昺從名師游昺力學有聞遂
擢進士選入翰林授户科給事中未幾詔以昺官其
父母楊氏封孺人昺以戅直忤時出為南太僕簿後稍
遷知韶州府封君每戒以潔已愛民昺修政有聞擢貴
州布政司左叅政初楊孺人有賢行與封君同心起家
卒時年八十二後三月封君卒年八十三實正德辛未

十一月九日子男二昺義官次即昺女二孫男七球琳瓚琨琢環瑫女二曾孫男四玄祐玄慶玄壽玄祚女一以卒之明年壬申九月十五日合葬塗林之西原於戲封君奮自孤孽起家埒於素封子致位三品夫婦身被褒榮偕登耋耄孫曾滿前備享福履天之報施於人何如也人欲憑其勢轢其宗兼其有者何也予故表諸墓以𥅆邑之人

樂丘阡表

無錫鄒君孚伯卒二子承式謀卜吉壤久之未得也忽兄弟聚謀曰於此有園焉去吾第不百步而近昔吾祖林泉翁嘗曰樂哉斯丘將建書院以祀始祖忠公不果吾父亦曰樂哉斯丘闢而廣之鑿池為山經度書院亦未果夫生之所營死之所安也吾祖樂於是吾父樂於是又將奚之謀者曰然卜者曰吉乃因其地易其向山增而高池濬而廣山之下為阡域前為饗祀之堂左為書院以祀忠公列樹碑表松檜鬱然成林歲時烝嘗擷

新網纂於是乎在或題之曰樂丘之阡而屬余紀其事
余聞之禮易墓非古也昔公叔文子有樂於瑕丘蘧伯
玉非之國子高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反壤樹
之哉成子高曰吾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焉而崇之而
飾之何居古之祭者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故大夫士于
祫及其高祖而始之是隆何居客有釋之者曰古之葬
者略矣後世聖人特嚴慎終之禮周官冢人用爵等為
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為觀美

也孔子於防封之崇四尺而其葬也周披殷崇夏旐備焉得之為有財鄒孟子猶用之令其獨不然乎顔子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則展墓而入自漢以來人情尤重墓祭人情所安禮雖未有可以義起也德厚者流光若忠公非鄭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蓋邦人所同也邦人猶祀之況其子若孫而曰不可乎余起而謝曰有是哉乃知鄒氏之阡仁人孝子之所不廢也孚伯諱觀别號顒齋其行歴見謝少傅邵尚書所撰碑文

誥封淑人劉氏墓表

淑人劉氏諱安貞世家金陵祖懋禮部祠祭郎中父俊中書舍人母韓氏為故都御史襄毅公之女弟生淑人甫三歲而中舍君即世母子煢煢無依襄毅公因挈以歸撫為已子淑人幼莫之知也至六歲忽問其母父今安在母始吐實曰汝父死久矣即悲號啜泣幾不欲生稍長肖父像於室中旦暮上食又以父葬遠方衣不綺食不肉者十年讀孝經諸書頗涉大義時襄毅公鎮兩

廣威名重海内嘗語人曰吾有一女當得佳壻不以與凢子時無敢委禽焉者今右都御史顧君逄源時方以明經領鄉薦而喪其室媒者曰若是何如襄毅公曰可矣吾固素器之他日名位略與吾等淑人入門人以為襄毅公之子也曾不以貴驕人事其舅教授府君姑淑人尹能盡婦道後公舉進士第歴刑部主事貟外郎郎中湖廣按察副使河南按察使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至焯著聲蹟初封安人進宜人又進淑人

命服在躬儉約不改于初乙亥九月十四日淑人以疾卒丁丑三月三日葬某處春秋六十有四女二婿湯倫張希范公無子以兄之子椿後娶陸氏令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公之女淑人幼而孤能不忘其所自出相其夫以功名顯於時累受封號饗有多福四十餘年不矜不怠如是亦可以為賢矣余故表其墓以示其後人

陳封君墓表

陳氏世墓胥山之青銅塢正德丁丑正月戊寅孫霽等

奉其先封君文林郎編修之柩合妣先孺人徐之葬去
先塋東南二百武封君諱輿字朝庸其先邑宋南渡至
蘇之吳苑鄉家焉歷元世以貲雄而中葉稍微及封君
始復起其家吳人多逐什一之利君獨課僮僕力耕稼
久之收入滋多開闢浸廣腴田沃壤彌跨湖堧又積書
延師教子及見中子霽登甲科入翰林授編修歷賛善
南京翰林院學士君亦饗有封號鄉人侈其盛吾於是
知君有締造之勤予嘗過其家見其棟宇聯延而無丹

艭之飾池館清幽而無聲妓之奉入其內鰥居一室傍無媵侍歲侵輒出穀賑饑吾於是知君有施舍之分初齋在內館邂逅逆瑾瑾方持詭辯以中傷人無敢與忤齋獨正議折之不少屈瑾銜之未發也及竊政遂勒停家居意猶未慊數遣邏卒至吳仇家希指誣奏事下御史即訊舉家憂惶君獨自若會瑾敗事得已君素善飲嘗持杯酒語人曰吾遭逆瑾之禍而不隕穫者非獨中有主也亦有賴於是物焉吾於是知君有堅定之力夫

其締造若是取舍若是堅定若是是足以表於墓矣封君以正德甲戌九月癸未卒春秋七十有二徐亦天平世家孺人以勤儉佐封君造家封君素嚴重每從容諷以長厚訓諸子以忠孝故實先封君十年卒子男五震義官次即霽次雲廸功郎次雷庠生次霆出贅陸氏孫男七女三曾孫男一女二

大匡李先生墓表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

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為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查滓消融神明内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

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即書燕說鼎沸絲棼方欲一剗去之而更

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劄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為文章刮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黄公之臺更倡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罄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已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李之先自

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歴間有宗儀宗儒開義學於
湖西之濵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縣學敎諭考阜封
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六敎嚴整虔改放
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
卯正月八日祔葬何公崙之原昔茂卿之葬君命敎整
自楚來吴屬予表其墓及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
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為
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

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為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周煦菴墓表

周之先本金陵君遠祖湛宋戎州通守亢國子學正泰當宋季蒙古兵入臨安所在奔潰泰糾衆抗之不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信國也

其矯厲風節如此思文於君為五世祖與思李始從家晉陵思文既又徙居無錫君大父諱惟慶考濟廣所謂月𢙣者也月𢙣始以醫名成化中徵至京師京師醫得時名者林立月𢙣後至一旦隱然名出其上然他醫皆得官尚藥奉御月𢙣無近侍推挽年老告歸猶尚布衣也而名益高初月𢙣自以醫非家傳則必由師傳乃從甘露金孟昭學又徧參諸家凡瘍瘡帶下顱顖專門者輒師之故能兼衆長而君亦兼得父之所長君諱敩字

時榮別號煦菴初習進士業經史皆涉大義既而改業醫患近世醫家止於局方遐觀賾探自炎黄岐雷越人淳于長沙河間諸書無不披閱卒會於東垣丹溪氏於藥性必辨其州土時節物宜炮炙㕮咀必盡其材性以之治病十愈八九遠近求治者舟檝騎從恒滿戶外君應之無倦色愠語又不責其報人以為有月牕之風閼西一戍卒過吳道病病且侵君舍之郊墅設牀褥饘粥藥餌時一往診之以增減其藥半歳許安仍資道里費

以歸甚似羅大無之治病僧山陰王司寇巡撫鄖陽時夫人久卧病諸醫罔效君自武當歸過鄖謁君治夫人見其藥品精潔鮮香蹶然起曰吾病已去二三不數劑遂愈又侶錢仲陽之療不得瞑者其他尚多奇效不書書其最者君為人慈孝恭讓歲時祀先必以禮撫孤睦族延師賓接游士至園池亭館尊彝圖史皆翛然有高尚意一時名人韻士樂與之游及病却藥弗御曰先君子有言矣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正德丙子二月六

日卒春秋七十有四已卯二月甲申葬邑九里之先塋配華氏子駼能傳家學孫興岐其葬也余為表其墓曰是為名醫周煦菴之墓來者尚勿毀也

中議大夫江西知南安府張公墓表

公諱弼字汝弼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慨然思與之齊視世之齪齪無足動其意而世亦莫之用也其瓌奇卓犖之氣無所洩則時發之於文發之於詩發之於草書而發之事業殆不能十之一二而亦足以名

世矣公少為弟子員已博覽無不觀既長始中南畿鄉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改武庫進車駕員外郎出守南安六年以病乞歸卒公天分高朗出語不凡其發於文則病近世萎靡腐爛之習痛掃去之自立一家言顧嘗自許得古人矩度而世莫之知也為詩每寓感時憂國抑邪與正之意翰林修撰羅應奎上疏劾時宰得貶人無敢送者公作詩贈之慷慨激烈膾炙人口送章德懋黃仲昭莊孔昜外調之作警句往往為

人傳誦而亦不免忌者之嫉也其草書尤多自得酒酣興發頃刻數十紙疾如風雨矯如龍蛇欹如墮石瘦如枯藤狂書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皆購求其跡世以為顛張復出也其在南安拆毀淫祠以百數表章先賢作唐張文獻祠宋李丞相亭立鐵漢樓而人仰凛然不改之操作吟風弄月臺而人挹悠然自得之趣鑿梅嶺之嵌岩行者願出于其途梁橫浦之崩湍濟者無病涉定中途轉換之例而南雄南安之爭端永息及去之

日民為生祠以祀其政事有如此者使公得竟其施其樹立豈止是哉公仕京師時方尚交謁每正歲投刺紛然人馬交道公一切謝絶有嘉召必赴嘗自言曰嬾於投謁勤於赴宴後府護月邏人行不如法人皆辟易公舉牙牌示之曰若欲知我乎我武庫張某也又數以直言忤司馬當道者積不能堪故出之南安而公自得也曰吾學可以試矣公以成化丁未六月日卒其年冬十一月廿五日葬郡城北之鳳凰山安人王氏有賢行子

男六弘正弘宜弘至弘圭弘玉弘金女二孫男四弘宜以進士官至副使弘至以進士官戸科都給事中至是弘宜亦已卒弘至與弟收拾遺文得若干卷刻之又求予表其墓於乎後世有欲知公者尚考於玆文

封奉直大夫禮部員外郎吳府君墓表

宜興有逸人焉氏吳綸諱大本字風神散朗操履修潔皭然自踈濯於世之滋垢非其人雖貴弗與也非其義雖貧弗取也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值好風日或雨新

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不驚不逸鄉人遥望之輒曰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薮林窮壑修篁灌木輒憇終日相羊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奮絶驚去終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為誰人曰其古韓伯休之流耶創别墅二於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遥乎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掇之必晴蔵之必温烹之必法有茶經所

不載其爐竈融鬲灰承炭檛火筴之屬亦皆精絶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人勺少許沫餑紛馥三四啜已罄必啜者有餘思始復進終亦不令飫也人又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為鄉人取去藏之間閱古方書製藥餌為人治療亦多奇效家產不踰中人至義事爭先為之歲饑富家多閉糴以牟利君獨開廩肆糴以賑饑或稱貸數負之又數給之不吝人犯之亦不校邑有蜀山蘇文忠

公嘗居焉君與沈司空輩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有卜居陽羨之意君分田宅招之
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詣子仕登甲
戌進士官戸部主事正德丁丑得封如仕官仕進禮部
員外郎又以詔例加封命下而卒嘉靖壬午十月九日
也春秋八十有三明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君晚年病忘
若宋陽里華子者一旦忽爽然悟平生履歴了了臨終
區畫後事細碎不遺已乃瞑目余昔過宜興與君邂逅

荆溪間同余游善卷還過其家余歸吳貽予茶爐茶竈
已又貽馴鹿一豈以余同隱逸之志耶君雖有封號之
榮而其履歷風致則古隱君子之流也故余最其隱行
以表其墓上後之過者其以為隱耶其亦吏隱之間也

崇明醫學訓科杜府君令人吳氏墓表

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崇明醫學訓科恒菴杜府君卒
葬吳縣太平鄉魏珠山之先塋春秋八十有二又六年
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配令人吳氏卒祔府君兆春秋

八十有八府君三子壁琮皆先卒其庶子璠力舉喪事且涉太湖踵余門拜且泣曰先訓科之葬既辱執事銘茲令人葬仍冀哀而表之庶名永長存不肖孤有所覆蓋而子孫百世所共嘉戴敢敬以請余曰子來宜也顧令人之生也余不及升堂瞻拜懿範於何考德而表之余觀世之為母者莫不厚其所生非所生而撫之踰於所生是賢也為子者莫不崇其所出非所出而崇之踰其所出是孝也吾於是不能無言焉按狀令人諱寧字

素寧世家吳之雁蕩邨其先有櫟堂先生者仕宋稱名儒後多為顯官高祖子清元山陰令曾祖可安皇同知鳳翔府後贈戶科給事中祖經太醫院醫士考潚以學行隱于鄉令人幼則顓靖有禮頗涉孝經女誡諸書特工紉製縷結之事既歸府君旋有崇明之任伯氏又以學諭宦遊彰德舅姑年高性嚴令人承顏候色卑高短長罔有乖忤時新未及饋獻不以入口性婉嫕温柔而治家內外井井佛老巫祝之類不一至門細而調脑烹

飪薪櫵之宜外之苞苴簞食之間咸有節適二老人安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璠生四歳喪其所生令人懐抱推燥居濕不異已生痘證危甚且潰爛不可嚮邇所親皆欲棄之醫亦以為不治令人日夜撫摩調護已乃得生年未六十豫治棺衾斂具及疾革璠稽顙禱于北辰令人曰安用禱為吾年幾九十死乃為歸仍召諸孤誡之曰吾無以遺若曹若曹各自勉旃讀書業醫無隳前人之業葬當從薄勿事美觀為吾累也葬之日為丁丑

九月十一日壁太倉醫學典科琮郡學生季即璠女四咸有歸孫男七山嶽峴鎛錸鎔鈁山嘉定醫學訓科女四曾孫男女十三璠非獨能世其醫也又能感勵奮學以古文行義重於時璠可謂能子矣若令人亦可謂不失所養矣吾故表諸墓以為世之法

贈監察御史陳府君配太孺人譚氏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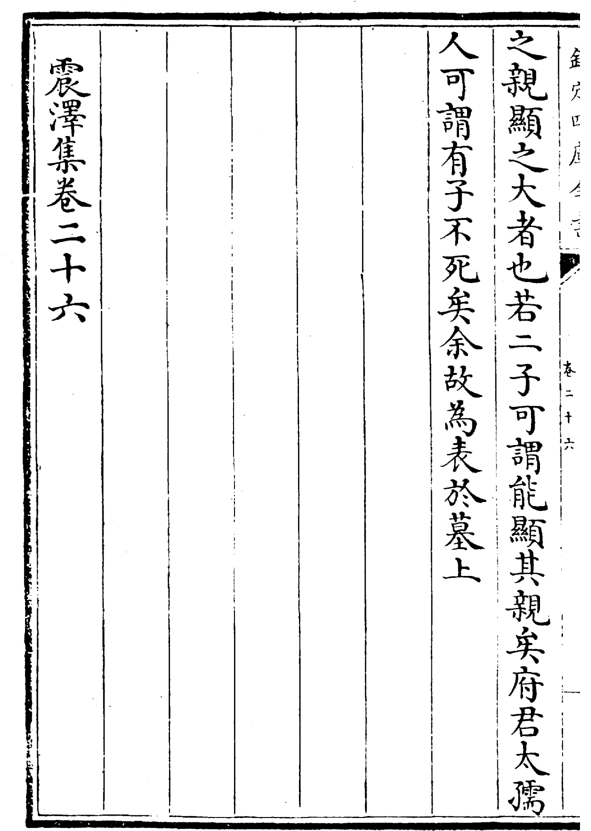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陳君察與弟檢討寰纍然衰絰諧余泣曰余先人亦嘗有志於用世也孤苦艱屯自悼其志之弗遂

又自知其年之弗永也自營葬地於虞山之陰謂察等曰歲行至甲吾當死不及見汝之有立也吾死汝葬我必於虞山之陰若等幸有一命當以告我使我知汝之有立也及期卒吾母課不肖等益嚴學少懈則曰而忘而父之訓耶不肖輩感泣奮勵歲壬戌察忝進士承乏監察御史辛未寰亦忝進士承乏翰林檢討吾父弗及見也正德中贈吾父如察官母封太孺人可以為榮矣今吾母亦已棄養不肖輩痛吾父之不及養也吾母雖

逮養而不及含斂與襚也是終天之恨也所以發幽潛
表著以見於後世少逭不孝之罪者敢以累於執事幸
許之也余聞其語而悲之為表於墓曰府君諱稷字允
才世為蘇之常熟人祖諱某考諱某號清隱府君甫成
童清隱與母尤相繼淪謝孑立無倚里人侮之弗與校
且耕且讀不復事進取喜為詩工於書法閉門謝塵事
日哦詩弄翰所往還者惟縉紳逢掖高僧羽流以自娛
雖居城市而翛然有出塵之思閱載籍有得輙識其處

曰他日以示吾子二子學業之成蓋有頼焉太孺人諱
姓昆湖右族力勤儉以起家初不知字書佐府君課諸
子時聞古訓至自能作書及二子咸有禄仕孺人之志
存乎報國二子之志存乎色養故褎出仕察則歸養褎
歸侍察乃勉出出巡滇南歸過家一宿而去嘉靖初元
史舘肇開移文趣褎褎不行太孺人曰汝史官也史自
爾職不行何為于時察亦有巡蜀之命太孺人曰若等
弟行吾氣體固健決無以我為念二子行而太孺人以

是年九月廿九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府君之卒為弘治甲寅十一月三十日春秋四十有七二子以某年月日祔葬太孺人於府君之兆察當武宗朝屢抗疏言時事及南狩又力諫雖忤旨不沮不撓出廵西南獨持風裁人無敢干以私衮文學蔚有聲望二人服官久服食居室如寒素持喪動依禮則清修苦節近世鮮倫王子曰夫為人子者不獨養親為難而以顯親為大顯者非爵禄之謂能自樹立不茍同於流俗使其親為賢人



之親顯之大者也若二子可謂能顯其親矣府君太孺人可謂有子不死矣余故爲表於墓上

震澤集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